

FAMILY ALBUM

梦影流年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昆仑鹰 译

营造经典的爱情故事
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
世界第一畅销书女王

Danielle Steel

北方文艺出版社

FAMILY ALBUM

梦影流年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昆仑鹰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7—0054

©1985 by Danielle Steel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钟 嵘 冰 冰

责任印制:刘玉龙

梦 影 流 年

Mengying Liunian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昆仑鹰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105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字数 390 千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317-1054-4/I·1033 定价:25.80 元

序

一九八三年

尽管是上午十一点钟，阳光就已经强烈得恨不得让每个人都眯缝起眼睛。微风轻轻地吹拂着女人们的发丝。天空美丽得出奇，万籁俱寂，一切都被笼罩在令人愉悦的静谧之中，只有鸟儿时而婉转地歌唱，时而欢快地跳跃，再有就是阵阵袭来的花香……满山遍野的百合花、梔子花、苍兰点缀着一望无际的如地毯般铺展开来的绿色的苔藓。然而，沃德·赛伊尔却对如此美丽的风景视而不见。他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他的眼睛已经闭了几分钟了，当它们睁开的时候，他便呆若木鸡般地长久地注视着一个方向。他的神色黯然，绝不像人们平常所习以为常的那样……他已经保持了四十年的那个形象。对于沃德·赛伊尔来说，这个上午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他特别炫耀、或激动与兴奋的事情。他纹丝不动地站在灿烂的阳光里，什么也不看。后来，他的眼睛干脆又闭上了。他的眼睛闭得很紧，上下眼睑紧紧地挤压着。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希望它们永远不再睁开，就像她那样，她再也不会睁开她的眼睛了。

在不远的地方，有一种轻柔而又单调的声音，那声音和在花间嗡嗡哼唱的昆虫的声音似乎并无二致。他觉得这没有什么。是的，没有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觉得没有什么呢？他扪心自问。他对她无所谓吗？难道说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片谎言？他感觉到一丝隐隐的恐惧从他的心头掠过……他甚至无法回忆起她的面孔……她的发型……她的眼睛的颜色……猛然间，他狂暴地睁开了眼睛，似乎要将自己的上下眼睑撕裂开来似的，就像他以前把

双手紧紧地插在一起那样，他的动作僵硬得就像他的皮肤是被移植的一样。高高悬挂的太阳令他头晕目眩，一束强光猛烈地刺激着他的眼睛，除此之外，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不过，花的馨香他还是可以闻到的。此时，一只蜜蜂哼着歌子，懒懒地从他的身边经过，牧师在叫着她的名字：菲伊·普莱丝·赛伊尔。当他旁边的女人碰到他的胳膊的时候，他听到左边传来的沉闷的声响，照相机的镁光灯在他的眼前闪亮。

他看着她，眸子里又重新拥有了几分光泽。接着，回忆便接踵而至，那曾经被他遗忘了的一切便从他女儿的眼中纷至沓来。面前这个年轻女人看起来是多么像她！可事实上，她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再不会有第二个女人会像菲伊·赛伊尔。他们都明白这一点，他尤其明白。他注视着眼前这个美丽的金发女郎，将思绪沉入到对往事的回忆中，静静地怀想着他记忆中的菲伊。

他的女儿站在那里，沉静而挺拔。她比从前的菲伊要朴素，一头柔软的金发被紧紧地束在发结里。她的身边站着一个看起来很严肃的男人，那男人不时地轻触她的手臂。他们都在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毫无区别，没有例外。自然，这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是菲伊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她真的走了吗？他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竟是真的。如果在从前，他的眼泪顺着脸颊大颗大颗地流下来的时候，就会有摄影记者走过来记录下他的痛苦，并公之于世。哦，菲伊·普莱丝·赛伊尔的伤心的鳏夫呀！此刻，她死了，他是属于她的，就像她活着时他是属于她的一样。他们都是她的，他们中的所有人！女儿、儿子、佣人、朋友以及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满怀敬意地追忆起这个永远地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的女人的音容笑貌。

全家人在他的身边站成了一排。他的女儿维娜莎，还有她的戴眼镜的男朋友；在他的旁边，是维娜莎的孪生妹妹，有着一头

像火焰一般的头发的维莱瑞，她的面容姣好，考究的黑色丝织衣服上似乎还留着她的气息，简直就是她的翻版。在她的身旁，是一位同样迷人的男子。这两对旗鼓相当的年轻人的匹配的确可以称之为一道美丽的风景，无论谁看了都会流连忘返的，不过真正令沃德感到安慰的还是维莱瑞和菲伊的酷似。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现在他发现了这一点……还有雷涅，长得也很像她，只是他更沉稳一些。白皙的皮肤，高且洒脱，优雅而娇柔，有时有几分性感，当然，也很高傲。他站在这里，极目远眺，一切他曾经认识或爱过的人便从记忆的深处走来……乔治和约翰，永远逝去了的弟弟，以及非同寻常的朋友。他觉得只有菲伊是真正理解雷涅的，比任何人都更理解他，他对他的理解远远超过了他对他自己的理解……就像他理解正站在他身边的安妮那样。她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丽、动人，她是那么自信，也仍然那么年轻，与握着她的手的灰头发的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终于，他们都来到了这里。他们赶来，向她所曾经历过的一切表示敬意。赶来的有演员、导演、传奇英雄、妻子、母亲、朋友。他们中有曾经嫉妒过她的人、有她曾经想极力摆脱的人，也有为她所敬慕的人。她的家人对于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了如指掌。她曾热切地企盼过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作为回报，她也慷慨地馈赠过他们。她曾经很累很累，后来又去了那么远的地方。看着他们，沃德的思绪便回到了过去，回到了瓜达尔卡那尔与她初次相识时的小路。此时，他们都来到了这里，一生的时间过去了，他们都还记得她，记得她曾想做或曾经做过的一切以及她与她们之间的许多往事。在洛杉矶灿烂的阳光下，是一片人脸的海洋，所有的好莱坞人都是为她而来的。他们要向她表示最后的敬意，给她最后一个微笑或者缅怀的泪水。沃德看着他与她共同建立起来的家庭，孩子们美丽而健康……就像她从前那样。如果她现在能

看到这一切该是多么自豪哇，他想。泪水再次从他的眼睛中奔涌而出……他们同样也为她而感到自豪……终于，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她真的走了……他觉得一切如同虚幻，好像就在昨天……昨天，他们还一同去了巴黎……去了法国南部……纽约……瓜达尔卡那尔。

瓜达尔卡那尔

一九四三年

第 一 章

丛林中的炎热才真算得上炎热，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热，无论你站在什么地方，都会感到如同在厚重、稠密的空气中游泳一般的艰难。那是一种可以感觉、体察、甚至触摸到的炎热。男人们相互拥挤着，就为了去看她……离她近一些……多看她几眼。他们盘着腿、肩并肩、手碰手地挤在一起。本来，他们是可以在一排排的椅子中找到自己的座位的，可无奈，椅子早已被人坐满了。太阳刚落山，男人们就坐到了那里，出着汗、蒸发着，也等待着。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在这瓜达尔卡那尔茂密的丛林里等了上百年了，但他们谁都没有抱怨。他们宁愿用后半生的时间去等她。她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的化身……母亲……姐妹……女人……他们的远方女朋友……女人……女人。黄昏一降临，各种各样的声音也便随之接踵而至。人们坐在那里，谈着话，吸着烟，任小溪似的汗水在他们的脖子上、背上流淌着。尽管他们的头发上冒着热气，衣服也紧紧地贴到了身上，但他们的脸上却一律放着光。当然，这里来的都是年轻人，孩子们几乎……也可以说，孩子们已经被排斥在外。这里是男人的天下。

到一九四三年，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们在这里呆了多久了。人人都在盼望战争的结束，假如它还能够结束的话。可是今夜，没有人再想到那令人厌倦的战争，只有那些身负重任的人才会为了它而焦虑不安。此时，等候在这里的男人们为了今夜几乎要倾其所有了，凡是他们手中所拥有的，巧克力、雪茄、甚至现金……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愿意倾囊而出……就是为了能够见到她……只要能见到菲伊·普莱丝，他们什么都可以去做。

乐队开始演奏了，空气不再像刚才那么沉闷，炎热的天气也不再那么令人感到压抑，但是，欲望的热流却在强烈地涌动着，人们感觉自己的体内一阵冲动，甚至有些不能自持了。那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她的渴望，其中还包含着更为深奥、微妙的因素。一旦人们意识到这种无法言说的心灵的隐秘，他们自己也会感到惶恐的。最初的激动过去后，他们仍然等待着……等待着，每一分钟，脉搏都在有节奏地跳动着。终于，竖笛响起来了。音乐搅动着他们的肠胃，令他们感到一丝隐痛。每一个人都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候着。黑暗中的舞台空荡荡的。突然，舞台上出现了一丝若隐若现的光，他们看见了她，或者他们以为看见了她。实际上，要想看清她是不太可能的。一束微弱的追光跟随着她。人们便看到她被笼罩在一片凄冷的银光之中；从远处射来的光线，看起来就像夏夜的天空坠落的星星……她走近了他们，她的身体所发出的光使他们的心隐隐作痛。突然，她站到了他们面前，她那流光溢彩的衣裙便如波浪一般地在他们的眼前飘动。从打量着她的人群中传来了一声悠长的叹息，那是一种肉体的渴望、欣喜若狂的冲动，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痛楚。她那被包裹在流光溢彩的银色长裙中的皮肤像质地上等的柔软的天鹅绒，一头金色的长发则令人想到成熟的桃子的颜色。她的眸子顾盼生辉，嘴巴微笑着，唱歌的时候，她的手便指向她的观众们。在他们看来，她的嗓音比他们所能想起的任何人的声音都更美妙，当然，她也比他们认识的任何人都更美丽。她移动的时候，长裙轻轻飘舞，优美的身段、完美的长腿便也随之展现到了众人的面前。

“喔，上帝……”后排中有一个声音喃喃自语着，引得他周围的小伙子们笑了起来。

他们对她仰慕已久，刚听说她要为他们演出的消息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对她来说，这种临时性的演出并非第一次。她走过了世界上很多地方，太平洋地区、欧洲、美国本土都

留下了她的足迹。珍珠港事件给了她沉重的打击，她为人类自己制造的罪恶吃惊得茫然失措。到现在为止，她已经在外飘荡一年多了。最近，她已经不拍电影了。此时，她恰好来到了这里……今夜，她就站在了他们的前面……和他们在一起。

她为他们歌唱，歌声渐渐地显得有些悲凉。坐在前排的人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她脖子上脉搏的跳动。她是那么的生动……又是那么的含情脉脉……如果他们中的谁一步跨到临时搭起的舞台上，他便能够触摸到她，感受到她的美丽，闻到她肉体的馨香。台下的每一个人都全神贯注地看着她，她唱歌的时候，似乎也把台下的每一个男人都摄入到她温柔的眼神中。菲伊·普莱丝让每个人的情绪都处于亢奋之中。

二十三岁的时候，菲伊·普莱丝已经成为好莱坞的传奇人物。十九岁那年，她拍了第一部电影，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她美丽而又颇具魅力，而且对于她所从事的职业具有与生俱来的天分。她有一个优美得能令熔岩和真金溶化的歌喉。她的头发所发出的光泽如同金色的落日，绿色的眼睛像一颗宝石镶嵌在象牙一般白皙的皮肤上。不过，将她的柔软、圆润的臀和丰满、高耸的乳房的美艳遮住的并不是她的容貌、嗓音，也不是与她的柔美的身材不可分割的皮肤。她真正的魅力在于发自内心的那种不可遏制的热情，她的眼睛里经常焕发出摄人心魄的光辉，不唱歌的时候，她的笑声也仿佛能够将这个世界点燃。她是一个女人，美好最纯粹意义上的女人。男人希望接近她，女人欣赏她，孩子们尊敬她。她几乎就是人们梦中的王室成员的理所当然的扮演者。中学毕业后，她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来到纽约，当了一名模特。仅六个月，她就小有名气了。摄影师们都喜欢她，她的照片经常出现在主要杂志的封面上，但她却私下对她的朋友说她讨厌这种生活。这算不了什么，她说，她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想要在那里站稳脚跟。她懒得去向别人解释什么，在别的女孩子的眼里，她

简直就是个疯子。终于，有两位先生发现了她，其中之一后来成为她的经纪人。制片人萨姆·温曼先生见到她的时候，简直就如同发现了一座金矿那么兴奋。在此之前，他曾经从杂志的封面上看到过她，他只是觉得她很美，见到她本人后，他才真正认识到她的确太美了，美得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她的步态、她说话时看着他的眼睛以及她的喉咙都向人兆示着一种惊心动魄的美。他觉得她不能再这样蹉跎下去了。她好像并不热衷于她所不热爱的那些工作，当然，她自己并没有同他说起这些，是萨姆凭自己的直觉感到了这一点。她的经纪人亚当先生则认为她的一切都是真实而自然的，她天生丽质、举世无双，是一颗将要兴起的明星。在她的身上蕴含着一种不可遏制的内在的动力，她渴望挑战，愿意努力工作，她希望去尝试他们，当然也包括他所能让她做的一切。他把她所渴望的机遇给了她。对于亚当来说，向萨姆先生作出这样的提议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萨姆把她带到了好莱坞，并让她在一部电影中扮演一个角色。在那部电影中，她所扮演的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角色，小到无足轻重。但尽管如此，她仍然悉心地领会角色，连萨姆先生都对她的演技赞扬备至。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电影，当然也是为了她本人的发展。虽然她所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但她的演技却如一阵阵的清风，紧紧地抓住每个人的心弦。她简直具有非凡的魔力，时而是少女，时而像妇人，时而又变成了精灵，不时地用她的面部表情和深不可测的绿眼睛表达着人类各种各样的情感。这个角色为她赢得了后两次机会，第四部影片就使她获得了奥斯卡奖。四年之中，她演了七部电影，她演第五部电影的时候，好莱坞发现她还有唱歌的天分。后来，她就像现在这样，用她的全部热情为那些浪迹在世界各地的士兵们歌唱。她把她的热情、她的心血甚至她的生命都给了这些士兵们，就像做任何一件她所喜欢去做的事情一样。菲伊·普莱丝逐渐长大了，二十三岁的时候，她在别人的眼中已不再是个孩子，而成

了彻头彻尾的女人。所有看过她在舞台上的演出的人都会对她过目不忘。看她的电影，听她唱歌或者是站在她的面前，你才会真正领会上帝创造女人的意图。她是美的极致……是永恒与博大……今夜见到她的人都想去触摸她……哪怕只一小会儿也行……他们渴望能够被她的双臂所缠绕，他们的唇能够紧紧地压住她的，他们的手能伸进那丝绸一般的金发之中……他们希望她能够趴在他们的肩膀上，让他们感受到她的呼吸，听到她轻柔的呻吟。突然，从观众席中传来了一个男孩的呻吟声，他的同伴们看着他笑，但他不想责备他们。

“哈雷，你这个粪桶……她可不会做白日梦吧？”那个男孩的目光就像圣诞节的孩子们的眼睛一样灼灼闪亮，周围的男人们都看着他哄笑。接着便是长时间的寂静，人们在寂静中注视着她，半个小时之后，人们终于无法忍受这种寂静，观众席中传来了尖啸、呼喊等各种各样的声音，表达他们对她的情感。一曲终了，尖啸的声音仍然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她唱完了第五首或第六首歌。不过，他们谁也没有看到走下舞台后的菲伊·普莱丝眼中的泪水。在这丛林之夜，能为他们，为那些远离家乡五千英里的士兵们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几首歌，银光闪闪的衣服，闪烁的大腿以及女性的温柔……谁又说得清他们中会有多少人能够回到家里呢？每当想到这里，她的心便撕裂般地疼痛。实际上，这正是她来到这里为他们服务的真正原因。几个月来，她已经这么做了，为了使自己更多地在他们面前出现，她甚至忘记了回家。如果在洛杉矶，让她穿上几乎撕裂到胯部的衣服，那是不可能的，绝不，如果那样，她宁愿去死。可在这里，如果他们需要她这样做，很显然他们也是这样的，而且这也正是她所能够给予他们的，那么，让他们从宁静的舞台上享受到那么一点也许是虚假的快乐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普莱丝小姐！”她从舞台上走下来，听到司令官的侍从呼唤

她，赶紧将身子转向他。尽管台下人声喧哗，人们仍然为她欢呼着，但此刻传入她耳中的却只有站在她面前的这位侍从的声音。

“噢？”她看起来很高兴，但又有几分让人琢磨不透的东西。她的脸和胸已被汗水浸湿，他觉得她是他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不仅仅是因为她有一张完美无瑕的面孔，更重要的是，他想伸出手来触摸她……把她举起来……她的身上散发出一种他从未感受到，至少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内感受的神奇魔力。这种魔力是一种肉欲的诱惑，使人想去吻她，而不必停下来去问她的名字。她就要离开他走向舞台、走向外面正在等待她的人群中去，一种本能的冲动激励着他，他伸出手，摸了一下她的肩膀。立即，他便觉得自己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活力，可随即他又为自己愚蠢的行为而感到汗颜了。简直太荒唐了！她会怎么样呢？就像别的打扮入时、收拾得很漂亮的电影明星那样，如果她的一切都那么令人钦佩，也可能她会做得比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还要好。不过这终究是一个幻想，不是吗？……他的眼睛与她的相遇时，他终于释然了。她在对他微笑着，站在他面前的女人一点虚伪做作的成分都没有。她很明白此刻她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我要上场了。”她对喧嚷着的人群挥着手，一字一句地说出了她想说的话。他也点着头，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司令官想请你同他一起进餐。”

“谢谢。”她的眼睛躲开了他的视线，接着便离开他走向舞台，开始了新一轮的演唱。这一次，她的歌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包括她同他们一起唱的那两首歌。最后，一首民歌使得他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谢幕的时候，她温柔地看着他们，好像在同每一个人道别，好像他们的母亲……妻子……女友在向们吻别，道晚安……“晚安，朋友们……祝福你。”她的嗓音嘶哑了，突然，人群静了下来，离开他们的位子的时候，几乎不再有人说话，接着，他们便静静地回去就寝了。但她的话语却在他们的脑海中久